

往事情怀

军营里的老槐树

文/魏益君

营房后那棵老槐树,算来已逾甲子。其名取自当年老团长手书的“铁血常青”,字面上看,既寓意虽岁月流转但军魂不灭,也可理解为时光飞逝、人来人往,然精神永驻。每年“八一”建军节,我都会故地重访,站在树下,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开花的年岁。

老槐树是1958年建营时栽下的,历经三代官兵浇灌,方成今日这般挺拔。记得当年老班长说过,这棵树就像连队的老兵,不言不语却见证着一切。老团长从朝鲜战场归来后,亲手种下此树,为的是让战士们有个纳凉读书的去处。那时的树苗不过手腕粗细,谁能想到今日已需两人合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部队整编,营区几经变迁,老槐树却始终屹立。记得有一年发洪水,营区被淹了近1米深,老槐树的树干上至今还留着水淹的痕迹。那年全连官兵轮流值守,用沙袋在树周围筑起防护墙,硬是保住了这棵“活化石”。21世纪初,这里改建为国防教育基地,老槐树被精心保护,愈发枝繁叶茂。虽然树干内部已经中空,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老槐树,是在新兵连结束的那个夏夜。月光如水,树影婆娑,我们这些刚完成三个月集训的新兵,既兴奋又忐忑。那次全连集合在树下听指导员讲话,我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子,对树干上斑驳的弹痕和刻痕浑然不觉,心里满是即将下连队的忐忑。直到听见老班长讲述这棵树的故事——树身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,是历年比武优胜者留下的印记;而那个醒目的弹孔,则是当年实弹演习时流弹所伤。这让我肃然起敬,忍不住伸手抚摸那些岁月的痕迹。老班长说,每个痕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,就像军人身上的伤疤,都是荣誉的勋章。

刻进记忆的还有树下那片训练场。方寸之地,却承载了无数汗水与呐喊。记得第一次跑五公里时,我在最后一圈几乎要放弃,班长指着老槐树说:“看见那棵树没有?它站了六十年,你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?”这句话让我咬牙冲过了终点。连队的老文书用他那台老相机,为我们班拍下了在槐树下的合影。在这张泛黄的照片上,我们身着作训服,胶鞋上沾满尘土,脸上还带着训练后的红晕,那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。

在部队那些年,老槐树是每日必经之地。清晨出操时,树梢上总停着几只麻雀,叽叽喳喳地叫着;正午时分,树荫下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战友捧着家书细读;傍晚训练结束,树下的石凳总是最先被占满。记得有年冬天特别冷,老槐树的枝条上挂满了冰凌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美得让人忘记训练的疲惫。

如今站在树下,闭上眼睛,仍能听见当年的口号声,还有那首永远唱不够的《战友还记得吗》。这棵树教会我的,不仅是坚持与守望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生活随笔

母亲的厨房

文/罗依衣

小时候,我常常趴在厨房的门框上,看母亲做饭。母亲系着一条褪了色的蓝布围裙,切菜的动作干脆利落,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。那时的厨房很小,窗户上结着水汽,阳光透进来,把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。她总是一边忙活,一边和我说话,声音混着锅铲的碰撞声,格外温暖。

母亲的手很巧。她能把最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佳肴。记得有一次,我发烧没胃口,母亲用白萝卜切成薄片,在清汤里煮得透明,撒上几粒葱花。那碗汤清甜爽口,我竟一口气喝了两碗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其实是一道很考究的菜。母亲没上过烹饪学校,却能把家常菜做出不寻常的味道。

有一年母亲节,我起得比平时早。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,想给母亲做一顿早餐。打开冰箱才发现,原来准备一顿饭要考虑这么多事情。我笨拙地打着鸡蛋,油锅里的油溅得到处都是。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,她没说话,只是接过我手中的锅铲,三两下就把乱糟糟的灶台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我们并肩站在厨房里,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,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。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影子比我矮了一截,她的背有些驼了,头发里夹着银丝。原来在我不注意的时候,时光已经悄悄改变了母亲的模样。

母亲教我怎样掌握火候,怎样判断盐的多少。她说做饭和做人一样,要懂得掌握分寸。

七月的风裹着暑气漫过窗台时,味蕾总会泛起对老家丝瓜的馋意。爱人像是读懂了这份乡愁,某个周末清晨,网购的丝瓜便带着新鲜的露水叩响家门。翡翠般的瓜身泛着柔光,恍惚间,竟与记忆里那架丝瓜藤上垂下的果实重叠。

在老家的村子里,老屋门前蜿蜒的水沟潺潺流淌,再往前,便是一口水井与池塘相依相伴。得天独厚的水土,让门前成了天然的菜园。母亲自然不会辜负这份馈赠,春雨刚洗净屋檐,她就翻出晒干的丝瓜种,扛着锄头走向水沟旁。

彼时的渠水清澈见底,铁锄破开湿润的泥土,偶尔惊起几条扭动的蚯蚓。母亲边挖边念叨:“丝瓜就爱这潮乎乎的地儿。”她的动作麻利又娴熟,不多时,十来个土坑便在水沟边整齐列队。挑出最饱满的种子埋进土里,再从沟渠舀来清水浇灌。路过的乡亲总会驻足赞叹:“这地儿种瓜,年年吃不完!”

待丝瓜苗抽出藤蔓,母亲便唤我和弟弟搬出竹竿。她将竹竿深深扎进泥土,再用麻绳牢牢捆成“人”字形。“架子得扎实些,不然大风一刮就散咯!”她一边叮嘱,一边将每道绳结都勒得紧实。春风拂过,新搭的竹架稳稳伫立,而那些嫩绿的卷须,早已迫不及待地缠上

寸。太咸了没法吃,太淡了没味道。我听着,突然明白这些年来母亲在厨房里教给我的,远不止是如何做饭。

现在的厨房比以前宽敞多了,设备也先进。但母亲还是喜欢用那口

老铁锅,说用惯了的锅炒菜香。她站在灶台前的样子和二十年前没什么不同,只是动作慢了些,有时候会忘记关火。

我给母亲买了一套新厨具。她嘴上说着浪费,眼睛却亮亮的。下午我们一起包饺子,母亲擀皮,我包馅。面粉沾在她脸上,我伸手帮她擦掉,触到她眼角的皱纹,像摸到了一本厚重的书。

厨房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母亲养的薄荷,青翠欲滴。母亲摘了几片放进饺子汤里,顿时清香四溢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句话:“十步之内,必有花香。”原来最动人的芬芳不在远方,就在母亲的厨房里。



昨日重现

丝瓜花开

文/吴继宏

竹节,向着天空奋力攀爬。

盛夏时节,丝瓜藤爬满整个架子,金灿灿的花朵缀满绿幕。“天热,可别让它们渴着。”夕阳西下时,母亲在厨房忙碌,便打发我和弟弟去浇水。我俩赤脚跨在水沟两侧,各守

一段藤蔓,举着水瓢比赛谁浇得快。水花四溅中,丝瓜藤喝饱了水,我们的衣衫也被泼得透湿,却仍笑着不肯停手。

当知了在树梢叫得力竭,丝瓜便成了餐桌上的常客。牙口不好的爷爷最爱喝丝瓜汤,总笑着把摘瓜的任务交给我和弟弟:“你们眼尖,专挑嫩的摘!”我们便像寻宝般在藤蔓间穿梭,有些藏得太深的丝瓜,就随它自然老去。等秋风染黄藤叶,母亲便将老丝瓜摘下,剥去褐皮,抖出种子晒干封存,留下的丝瓜瓢则成了洗碗、搓澡的神器。

如今,爷爷奶奶已长眠,老屋门前的土路也变成了水泥公路,那架缠绕着欢声笑语的丝瓜藤早已消失不见。唯有每年盛夏,记忆里的绿蔓黄花便会悄然浮现。那摇曳的花影里,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,也藏着平凡岁月里最安稳的幸福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